

## 劇場故事：湖水藍

《Storyteller》

10.10.2019

訪問編輯：黃宇恒

封面插圖：艾苦



**“Tomorrow never knows, but tears never lie.”**

科學家說，人類以眼淚加強彼此聯繫，使我們團結起來，從而得到最大的生存可能。

丁脫下外衣，只穿著胭脂紅色背心和黑色小內褲，為阿一做菜。阿一專心看著丁做菜的背影。丁做的菜不花巧但好吃，他們伴著音樂和紅酒，過了美好的一夜。早上起來，丁又不知所蹤，靜靜地，她離開了。

「整個故事，我最喜歡丁為阿一煮飯的段落。那一段很重要，很用心寫。」他最喜歡的，是一場擁有道別儀式的離開。

他是作家米哈。而這是他首部短篇小說集《餡餅盒子》裡的第一篇故事《我與你與一隻狗叫布》，也是最近被浪人劇場改編成敘事音樂劇場《湖水藍》。

## Small is Beautiful

「既然稱為敘事音樂劇場，自然和一般音樂劇不同。在敘事音樂劇場中，音樂和敘事是相對獨立的，就好像一個人在對你講自己的經歷。你可以幻想為一個人在對你講故事，同時收音機播著音樂。當然實際在舞台上，是由黃靖和 Bonbon 親身彈奏音樂。」他是浪人劇場藝術總監譚孔文，一手包辦了《湖水藍》的導演、編劇及舞台美學等又要重職責，卻謙虛地說自己只是「搭建平台」讓大家一同創作。

《我與你與一隻狗叫布》是一個父與子的故事，也是一個關於自由的故事，而本來，它是一首老歌。這首歌貫穿整個故事，成為劇場後名字卻變成了《湖水藍》。因為譚導非常喜歡奇斯洛夫斯基的《紅白藍三部曲》，相信「Small is Beautiful」一一微細的東西有種美感，於是他也將米哈的故事，改篇為自己的紅白藍三部曲中的藍。

參與《湖水藍》劇場項目的人，除了原作者米哈、導演譚孔文、音樂人黃靖和 Bonbon，還有飾演主角阿一的凌文龍和另外四位演員。黃靖除了負責音樂創作，還在劇中擔任一角，那就是阿一的父親，一個原著中從來沒有現身的人物；而被大家稱為「小龍」的凌文龍，則被視為譚孔文和米哈在舞台上的代言人。

## 曖昧的合作

譚導回想當時在文藝復興基金會的文學營中，米哈親自向譚導介紹自己第一本短篇小說集《餡餅盒子》，那時還未印成書，只是一份剛印出來的文件。《餡餅盒子》有六篇小說，譚導最鍾情《我與你與一隻狗叫布》，覺得當中有種青春的感覺，有點像村上春樹的處女作《聽風的歌》，因此便決定以此來改篇。

對米哈而言，他本來只是想在小說付印前，先交給朋友看，希望得到忠誠的意見，沒想到結果促成了整個舞台劇。

「在收到譚導的劇本前，我其實已經看過《我與你與一隻狗叫布》，當時只覺得非常難明。故事沒有明顯的劇情推進，只是用對話來呈現一種生命狀態。我覺得很有趣，但對演員來說很難做，因為 Dramatic 的劇情很容易呈現，但呈現生命狀態，觀眾很難閱讀。」男主角凌文龍說。

因此，作為敘事者的凌文龍，想了解作者本身想法，他看完小說並有自己的領悟後，便和譚導討論，繼而再去「虐待」原作者米哈，抽絲剝繭，打爛沙盤問到篤，將故事細節搞清楚。

「小說的表層語言沒有戲劇性，但角色有有戲劇性，所以我們要抽取出來的是角色。」譚導補充說。正因為小說的曖昧，要呈現那種微細而難觸摸的曖昧非常困難，演員要小心處理——大家都說，沒有小龍就不能成事。

「最初以為是虐待演員，實際是虐待原作者。」米哈苦笑，「本來創作小說不需要和讀者解釋，但當你要改編時，就要肢解整個故事。小龍會半夜三更打電話來，執著小說中某一句的意思。」

米哈笑言自己、譚導和黃靖三人有種基於友情的互信，平常只會互相遙望和心靈感應，只有小龍會不斷問問題。問清楚了，才會知道整件事在講甚麼，某程度上，《湖水藍》是一場多人共同創作。

「這本小說的文字風格適合這個班底，有一層曖昧。」米哈說。創作班底和故事同步成型，互相影響、交織，有說不清楚的默契和狀態，卻有確切觸動心靈的體驗。

### 漸漸成形的阿一

《湖水藍》曾在今年一月試演，大家形容那次只是一場「即興試演」，用來試試大家可以怎樣合作的 Sketch。「上次的試演是表演者演出文本，今次是表演者借助文本來演出角色，是有分別的。」米哈說，「本來在一月時，我覺得小龍演的阿一不像自己筆下的阿一，到了現在，覺得小龍應該就是阿一了。」

故事主角阿一和他的父親，都喜歡文字和書，這樣令黃靖想起自己的經歷。黃靖的父親也是一位知識份子，小時候，每逢星期日黃靖一家人會吃日本餐，然後會去書店，一逛就逛一、兩小時，就好像儀式一樣。父親經常對黃靖說，買書的錢不是錢，想看就可以買。因此，他對故事很有共鳴，兩天就看完整本書。

《湖水藍》的創作，是不同創作人家之間的碰撞、互動，不斷產生變化。

「電影拍下來就是一輩子的事。」凌文龍說，「但舞台劇不一樣，每一次演出都會有新的東西出現，有微細變化，未到最尾都未完結，可以不斷找到更好的調節。」

「朝向無限的藍」

——譚導手中的《餡餅盒子》寫著這幾個字，這大概就是「湖水藍」的前身。導演在書中密密麻麻的記滿了筆記，譚導認為，藍色很能代表這個故事。故事中眾人流的眼淚，讓導演聯想起藍色。

那裡，有種曖昧，有種美麗。